



# 忆大竹 品时光

■陈新颜

大竹人很爱说“dong”。但这具体对应的是哪个字，我一直未能研究出来，严谨起见，遂以拼音代替。也许，同“甬”一样，大竹人的“dong”是“多”和“么”这两个字切出来的读音。在实际运用中，它的意思和英语里的“very”相近，比如小伙子长得英俊帅气，叫“dong乖”。当年我初到大竹的时候，有人背地里说我“dong乖”，我还以为是在骂我。姑娘长得好看，叫“dong好看”；东西很好吃，叫“dong好吃”。清明节前后，绿柳成荫，大竹县的老街上会有人推着手推车卖清明菜粑粑。其似乒乓球大小，圆圆的、绿绿的，装在一个圆形的小竹笼屉里，非常可爱。这是我去大竹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，遂问学生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学生答道：“清明菜粑粑呀！”我买了一个，轻轻咬一口，感觉软软的、糯糯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青草香，里面还包了黑芝麻花生馅儿，真是“dong好吃”。吃完，我意犹未尽，便又买了一个。学生“dong”吃惊：“陈老师以前都没吃过这个吗？”“是！而且我还很想知道，清明菜究竟长什么样？”“这好办，等周末我带你去城郊人家的菜地边指给你看。”学生说。

到了周末，那位学生果真把我带到了大竹城郊，站在一片野地边指给我看：“陈老师，

你看，这就是清明菜。”我一看，豁然明白，原来大竹人所说的清明菜就是黄花。

黄花于我而言，熟悉得跟发小一样。这是一种菊科植物，学名鼠曲草，一般都长得不太高。我见过最高的黄花也不过筷子深。这种植物叶微圆，对生，上有绵白毛，人用手去摸一摸、捏一捏，会感到软绵绵的，像捏毛绒玩具一样，很舒服。春天，鼠曲草顶端开出淡黄色的花花，乍一看，很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煎得很嫩的鸡蛋，因此我们小时候都把它叫作“鸡蛋花”。我们小时候玩“过

家家”，常常掐它来“做菜”。三四个孩子围坐在一大块上面有着凹槽的青石四周，以石为桌、以凹槽为锅、以竹片为刀、以树叶为碗、以小木棍为筷子。大家把摘回来的“鸡蛋花”洗一洗，再用竹片切碎，放进“锅”里“炒一炒”。“炒”好了，你一勺我一勺，分好，开“吃”。大家假意吧唧着嘴“吃”一阵，“吃饱”了，游戏结束。这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做的游戏，那时我也就三四岁吧。后来上了小学，我们就不玩这种游戏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滚铁环、弹弹珠、抽陀螺、放风筝……一年又一年，田埂上

的黄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时光好像走远了，又好像从来没动过。大竹的清明菜，重新唤醒了我的儿时回忆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。

大竹县多竹，号称“竹城”——这其实从它的县名也能看出来。竹城人手巧，很善于制作各种竹器。如鸡笼、笕箕、撮箕、提篮、背篓、竹席，还有为蜂窝煤炉子生火用的竹扇等等。我对大竹县的背篓印象很深。大竹的背篓和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都不太一样，形制有点像一把座椅。大竹人常用这种竹背篓来背一两岁大的孩子。小

孩子在背篓里可以坐、可以站，不哭不闹，乖乖巧巧，用一双充满灵气的眼睛东张张、西望望，非常可爱。

有竹必出笋。春天，大竹老街上有很多人卖香椿、竹笋。竹笋是去壳后切开煮过的，都是一把一把地绑着，漂在清水里，嫩白微带淡黄色，人们买回家洗净切片即可下锅，炒肉丝、炖汤、过水后凉拌，皆极清脆爽口。我在大竹的时候，一到竹笋上市的季节，几乎天天都会去买笋来吃。后来，有朋友听我描述这些，却说：“你看你，那时候一天尽吃些竹子。”我听罢只是笑笑，心里并以畅快享用过这人间至鲜而窃喜、骄傲。

除了以竹闻名，大竹县还是“中国香椿第一县”“中国醪糟之都”。大竹的东柳醪糟，柔顺甜润，早在汉代就已非常有名。夏天烈日炎炎，来上一碗冰醪糟甚是爽利解暑。如今我已离开大竹许久了，每逢盛夏总会想念这一口。碰巧这几天有当地学生给我寄来两瓶大竹醪糟，供我“怀旧”。我把其中一瓶放进冰箱冰镇，差不多的时候，拿出来倒上一杯，然后坐在沙发上细细品味，一边品味，一边追忆我在大竹县的那些日子。闭上眼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大竹老街，被从远处竹林里吹来的清风柔柔抚摸着。

时光动静交织，熠熠生辉，使我“dong”怀念在大竹的那些日子。



## 闲思随笔

■王太生

脚踏油菜花地，其时茎秆已高，亭然没过头顶。人在黄花间，仰面看天。

仰面看天时，心容易空。心一空，杂念全无。

天空蓝碧温软有淡纹，间或飘过白云，轻盈如棉絮。眼中油菜花相衬，黄澄可爱，绵延一片。菜秆好高啊，人在高秆花田中如一青虫，安然自适。

日常生活，总习惯低头走路，很少站在空地仰面看天。

仰面看天，古人早已为之。宋代诗人张埴写道：“仰面楚天过，浮云似白衣。”他仰望的是荆楚的天空，看见白云如衣裳。

一个人看天上的云，可以看出不同的形状，如牛、如羊、

如山、如人像……却不知道诗人怎么会识得出它就是一件衣裳。

古人为什么喜欢看天？我想，是看天空的云和雨。

哪些季节，人们喜欢看天？麦收与稻获。稻、麦登场，农人怕雨，所以常常望天，担心一场意想不到的雨飘然而至。江南梅雨，人坐家中，向窗外望天是要判断出门时要不要带一把伞，是看梅雨还要下多大一会儿。

在不同的时间、地点看天，会看出不同的气象。

我在孩童时，曾经仰面看天。稚眼看天，是想窥视更大的世界。无奈在18岁之前，我没有出过远门，要满足向往外面世界的心，只能看天。那时翘首仰望天空，看天空中的飞

## 仰面看天

机，在云端如一粒米，急速地移动；直至看到眼睛发花，那粒“米”消失在灰蒙蒙的苍穹。那时我在想：飞机从哪儿来，又要到哪儿去？坐在飞机上的人，见我如一只蝼蚁吗？或是根本看不到我？看我住的房子如积木？飞机上的人从窗口往下看，会看见长江吗？我住的小城就在长江边。如果说长江是一根活藤，小城就是这根藤上连缀着的一只青碧的瓜。

及至少年，我也曾在棉花地里看天。那年秋天，我到乡下亲戚家做客。棉桃始炸蕾，地里棉株高且密。风凉如绸缎的苏北平原上，棉田一望无边。初来这陌生的地方，一切皆新奇。我随亲戚下田摘棉花，傍晚走得迟，天暗下来，一

弯月亮升起在远处。人在田地深处往回走，抬头望天，忽然发现，棉花地里层层密密，明月皎皎，月光如银，倾泻而下。那晚的月色竟是那么冷而美，天地间一片明晃晃，看四周景物，清晰如白昼。棉田上空闪烁着星星，四周静谧，风过处，叶、株、桃蕾窸窣窸窣，棉花们在月下说话。

乡下天空是透明的，田地里空气新鲜，泥土松软，能踩出水分。站在紧实的庄稼丛中，我会觉得，自己也是一株庄稼、一株植物。

仰面看天，中年时和少年时何有不同？少年时，看到的是单纯浪漫，中年时看到的是深邃沉着；少年时见识的是露水和诗，中年时入目的是浩大和沧桑。

仰望湛蓝的天空，会看到什么？看到龙凤呈祥、众仙归位，目睹羊羔跪乳、雁阵布空……映入眼帘的那些白云，亦或如骆驼散步，被一人牵着，步伐宽阔有序；或如毛色纯白的小马驹，追着妈妈欢畅奔跑；或如一位农夫，荷锄带月匆匆而归；又如一个驼背老者，站在村口，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，等待儿孙回家……

天高人小，地阔人渺，浩荡的天幕上，风在徐徐飘动。天地间，万物欣欣向荣，人依田仰望，顿觉脖颈筋络舒畅，神清气爽。

我愈发喜欢“浮云似白衣”了，要是叫杜甫说，还有一句“斯须改变如苍狗”。仰面看天，看的既是景，也是自己的心。